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
征文 第十季

六月
如歌

聂
难



栀
香
染
流
年

徐
静



记忆里的蝉鸣总与栀子花开撞个满怀。巷口老墙根下的那株栀子,总在某个清晨突然将香气泼洒出来,浓稠得像裹着蜜糖的晨雾,沾在青石板上,染在行人衣襟间,也浸透了整个燥热的夏天。这香气,还串起了我记忆深处最鲜活的童年片段与一段特殊的青春时光。

那时的夏天,日子慢悠悠的。放学后,我和小伙伴们总爱绕远路,就为了多闻闻那株老栀子的香。我们会蹲在花树下,比赛谁找到的四瓣栀子花最多,据说找到四瓣的就能实现愿望。小手拨开层层叠叠的枝叶,鼻尖被浓郁的香气萦绕,偶尔被花刺勾住衣角,也只是咯咯笑着挣扎开,继续沉浸在这场充满花香的冒险里。

总觉得栀子花开是不讲章法的。前日还只是毛茸茸的青苞,裹着层半透明的薄纱,藏在墨绿的叶间打盹。忽有夜露轻吻、南风低语,第二天推窗便撞见满枝素白。花瓣层层叠叠,像被揉皱又抚平的月光,边缘泛着浅浅的鹅黄,似是偷蘸了落日余晖,在晨风中轻轻颤动,抖落满院细碎的香。

而那年栀子开得格外早,仿佛提前嗅到了空气中的紧张气息——高考来了。备考的日子里,教室后窗的栀子树日日探进花枝,浓得化不开的香气漫过堆满习题的课桌,钻进我们困倦的眼睫。午休时,总有人悄悄摘下一朵别在校服领口,仿佛这一抹洁白能驱散解不开的数学题,抚平作文纸上纠结的段落。

古人说“雪魄冰花凉气清”,可这香哪里清冷?分明是滚烫的、浓烈的,裹挟着盛夏的热情扑面而来。幼时总嫌它霸道,路过卖花摊总要捂着鼻子跑开。直到那

时光轻挽五月的衣袖,踏碎一地槐花香,将六月的诗笺铺展在青禾漫野的天地间。这个被阳光浸透的月份,每片树叶都摇曳着蓬勃的韵律,每朵浪花都吟诵着季节的和弦,当我们站在季节的渡口聆听,便听见岁月深处传来如歌的浅唱。

六月是一首快乐的歌,音符里蹦跳着童真的翅膀。六一清晨的幼儿园,七彩气球在围栏上织成童话拱门,孩子们的笑声如银铃般撞碎在晨露里。扎蝴蝶结的女孩抱着布熊转圈圈,裙摆扬起时惊飞了蔷薇花枝上的蝴蝶;穿背带裤的男孩举着昆虫网追逐光斑,网兜里兜住的不仅是振翅的蜻蜓,还有对世界的千万个为什么。手工课上,彩纸在小手中翻飞成纸鹤,他们踮脚将纸鹤放在窗沿,看它乘着风掠过操场的旗杆;午休时,孩子们把耳朵贴在香樟树上,说要听大树讲夏天的秘密,阳光透过叶隙在睫毛上织出金色的网,映得眸光比星辰更璀璨。傍晚的篝火晚会上,火星溅入夜空,他们手拉手唱着童谣,影子在草地上跳成灵动的五线谱,那是童年最纯粹的旋律。

六月是一首感恩的歌,旋律里流淌着父爱的深沉。父亲节的黄昏,少年在厨房煎蛋,油星溅上围裙时,父亲恰好推门而入。餐桌上,焦黑的荷包蛋卧在白瓷盘里,旁边是一杯温好的牛奶,儿子低头拨弄筷子,父亲却吃得很慢,每一口都像在品尝时光的褶皱。晚饭后散步,父亲指着天上的星子说:“你小时候总问星星会不会掉下来。”少年抬头,银河横亘如练,忽然想起暴雨夜父亲背着自己狂奔的背影,脊梁上的温度比星光更灼人。路过便利店,父亲买了两支冰淇淋,递给他时指尖相触,凉甜在舌尖化开,像极了儿时父亲举着冰淇淋穿过人群的模样——原来父爱从不是惊天动地的宣言,而是藏在笨拙关怀里的细水长流。

六月是一首希望的歌,节拍里跃动着生命的热烈。芒种时节的田野,金黄麦浪与翠绿秧苗交织成大地的琴键。农民戴

着草帽弯腰收割,汗水坠在麦芒上,折射出春耕时埋下的希望;播种机在田垄间哼着小调,新翻的泥土里埋下秋收的期许。城郊苗圃中,园艺师给小树苗绑支架,粗糙手掌抚过幼苗叶脉,像在抚摸未来的栋梁。“芒种不种,再种无用。”他对围观的孩子说,话音被喷灌的水雾揉碎,在阳光下织成微型彩虹,落在孩子们仰起的脸上。校园试验田里,学生们种下向日葵种子,每日清晨浇水时的小心翼翼,当嫩芽顶破土层的瞬间,他们眼中的惊喜比朝阳更明亮,那是对耕耘与成长最本真的敬畏。

六月是一首别离的歌,旋律里藏着青春的眷恋。毕业季的校园,凤凰花如火焰般烧红枝头,将离别的情绪酿成琥珀。教室里,黑板角落的“中考加油”已被擦去,只剩一句“后会有期”在阳光里若隐若现。课桌上的涂鸦依然清晰:未解完的数学公式、同桌画的卡通笑脸、还有用修正液点成的星星。毕业典礼上,白色衬衫的毕业生们合唱《友谊地久天长》,歌声掠过走廊、操场、图书馆,惊飞了檐角筑巢的鸽子。当校长念完最后一句祝福,掌声中有人低头擦拭眼角,那是对老师同学的不舍,对再也回不去的课桌时光的眷恋。散场后,好友们坐在操场台阶上,看夕阳把影子拉成长长的省略号,有人指着天边云朵笑说:“像我们第一次春游的大巴车。”话音未落,泪珠已坠进六月的风里——原来离别是为了将彼此的名字,种进记忆的土壤,等待来日盛开成重逢的花。

六月的歌,在童真里清脆,在父爱里深沉,在希望里蓬勃,在别离里悠扬。它是时光谱就的生命合奏曲,每个音符都刻着成长的印记。当蝉鸣渐歇,当新叶成荫,我们终将带着六月的馈赠走向远方,那些笑泪交织的片段,终将在记忆深处凝成晶莹的琥珀,在岁月长河里轻轻闪烁。愿你我都能聆听这如歌的六月,珍惜每个当下的感动,在季节的轮替中,永远心怀热忱,向光而行。

年随祖母回乡下,推开斑驳的木门,满院栀子正开得肆意。祖母摘下沾着晨露的花,别在我发间,又把多余的插进粗陶瓶里,清水映着白花,竟将整个堂屋都熏得甜腻。我还会学着大人的模样,把栀子花放在枕头边,梦里都是甜甜的香,仿佛连梦境都被染成了纯净的白色。后来高考那几日,我也在笔袋里藏了一小朵栀子花,每当紧张得握不住笔,就低头闻一闻,那熟悉的香气总能让心跳渐渐平稳。

街头巷尾的栀子花,最懂人间烟火。菜市场的阿婆把花串成手链,手腕轻转便荡出涟漪般的香;骑三轮车的小贩在车把上挂几枝,铃铛声与花香一路飘散;就连老茶馆的竹椅旁,也总斜插着几枝带露的栀子,茶香混着花香,泡软了悠长的午后时光。记得有次,我用积攒的零花钱从阿婆那买了串栀子花手链,宝贝似的戴在手上,逢人就举起手腕炫耀,那股子得意劲,仿佛拥有了全世界最珍贵的宝物。而高考结束那天,校门口的小贩们特意多备了栀子花,白色的花束在人群中传递,像是给这场青春战役画上了温柔的句点。

“栀子比众木,人间诚未多。”原来最动人的美,从来不在深闺雅阁。它开在寻常百姓家,开在沾满泥土的指尖,开在孩童追逐的笑声里,也开在少年们为梦想拼搏的盛夏。当月色漫过屋檐,风里的香气愈发缠绵,恍惚间仿佛看见时光重叠——多年前那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,正踮着脚,在栀子花影里,接住了整个夏天的温柔;而考场里奋笔疾书的少女,也借着这缕花香,写完了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。

夏意未满,草木多情,这满树栀子花开,不知究竟开在了谁的心上?问花花不语,唯有雨中的香气,正幽幽袭来。



考试人生

方 华

又到高考时。因为这一场考试,往往决定着许多莘莘学子的未来,被看作是人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。十年寒窗,只为今朝。记得以前的高考是在天气最热的七月,被曾经经历过的人称作“黑色七月”,可见这场考试留在芸芸学子心中的悲苦印象。

曾经为了给正在读高中的儿子一个心理期望,对埋在试卷里疲惫不堪的儿子说,等你参加完高考,进了大学,你就再没有这没完没了的大考小考,完全轻松了。可等儿子上了大学,却依然被各类学科、资格证书等考试缠身,轻松不到哪里去。

其实,回顾中国人的一生,一辈子不知要经历多少场考试,真好似是一场考试人生。

恐怕从幼儿园开始,我们就要接受考试的“检验”。入学、择校要考试,升学要考试,甚至连分个班都要考试,更不用说这场可能决定一个人一生命运的高考。

中国人自千百年前的科举制度开始,就凭着这一场场的考试把人分出了个三六九等。

考试在当今社会已不“专属”学子。招工要考试,想博个“旱涝保收”的公务员更要考试。进了工作岗位,你还得不断地考试。上岗证、从业资格证、职称,这个“员”,那个“师”,初级的、中级的、高级的……让你依然在各类专业或非专业的书本里眼花缭乱、头昏脑胀。

当然,你也可以拒各类考试于门外。但你要是不达到那一张张试卷规定的要求,没了这个证那个书,好的岗位好的收入也将拒你于门外。比如你要当个会计,你没考个会计证,谁会要你去帮他管账?你要做个焊工,没有焊工资格证,谁敢让你去上岗切割焊接?生活的账不是你想算就有资格算的,火热的日子也不是你随便想焊接就焊接得了的。

考试人生真累。但是,不考,你还有什么好的办法“海选”出适宜的、乃至优秀的人才来吗?所以,即便我们被考得疲惫不堪、焦头烂额,但我们还是要在一个个考场中绞尽脑汁,奋笔疾书,以求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。

宏观地说,人生其实就是一场考试。它不但以知识、技能在考验着我们的生活能力,也在拷问着我们在这个尘世上的行为。这场考试,我们无法缺席,也不能躲避。